

史

記

二
四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忠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

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

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

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

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

城縣西南三十里

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程

欲以撫定韓故地

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

曰河南縣也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

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

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

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

鋒東嚮

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

○正義曰

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

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

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

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懷侯○索隱曰地理志懷縣屬南陽

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

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

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十一月

常將

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

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

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

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

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駟案漢書曰

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

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

音被匈奴數入晉陽

正義曰并州

去塞遠請治馬邑

正義

曰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

信

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正義曰潞州縣

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

毋立

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

正義曰石

川縣

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

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

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今鵠州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

上

出白登

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

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關氏

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關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械也

請令

彊弩傳兩矢外嚮

索隱曰傳音附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蘇林

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

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將

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彘無一罪身死云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

以憤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憤音舊張晏曰憤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

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踈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

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

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呂表屬榮陵

○正義曰

嬰爲襄城侯

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呂表屬魏都

吳楚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壯

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頽

當孽孫韓嫣

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貴幸

名當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

道侯子代

徐廣曰各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

拜爲龍雒侯續說後

索隱曰頽

五格反作維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侯以酎金坐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
爲龍領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領侯漢
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

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

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
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
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

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

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如淳曰缺音辭別之決望猶怨也賈曰缺

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止韋昭音冀及虜臧荼廼

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

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

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
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
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
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
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
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
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
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
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
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

內在河

陳絺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胸

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絺

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絺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

荼封絺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絺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絺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絺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

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

絺還之代周昌廼求

入見見上具言絺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絺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絺絺恐陰令客通使王黃舅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

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

絺絺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爲絺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絺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絺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言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呂等十一年

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正義曰定

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

破豨將張春于聊城

正義曰博州縣斬首

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

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眞定王黃舅丘臣其麾下

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

子恒爲代王

徐廣曰十一年正月

都中都

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

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

稀於靈丘

正義曰
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䟽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類當歸國龍額有功
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

主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

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

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

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

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諸侯皆反秦自立坐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

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坐地秦將章邯圍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

兵救魏

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

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

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

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

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

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

徐廣曰二年八月

榮相之

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旣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
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
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

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

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腫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
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
大指也音步歷反
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直手足戚也

文穎曰言將止身非手足憂也
賡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

何故不殺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

曰齟齬猶齟齬○索隱曰齟音蟻齬音紇齟側齒齬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

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王田榮

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

平原人殺榮項

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

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

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

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

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

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

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

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

徐廣曰高一作假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

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

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

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

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

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

田橫亡走梁

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徐廣曰漢二月也

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

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

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等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

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
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
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四馬
下足爲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廐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墳
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廼爲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身人之兄與其弟併
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
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

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

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

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

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

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

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

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

歌之俗呼爲挽歌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

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

此兩人

韓信田橫

蒯通者善爲長短說

索隱曰言欲令

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

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

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

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

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殲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傳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樊噲者

正義曰音快又古外反

沛人

也

正義曰徐州縣

以屠狗爲事

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寧屠以賣之

與高

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

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

還守豐擊

泗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

與司

馬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卻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也

常從

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

復常從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

先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

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各通於天子也如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

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正義曰曹州縣郤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

南

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河間守軍

於扛里

正義曰地名近城陽

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

正義曰汴州縣

北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

索隱曰音齧顯

邑名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

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

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

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璜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

正義曰許州理縣也

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

絕河津

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

軍於尸南

正義曰在偃師南

攻秦軍於犇

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破

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正義曰酈

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

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璡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璡義亦近是如淳

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

也酙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

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

噲噲直撞入

漢書音義曰音撞鍾○正義曰撞直江反

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立帷下

瞋目而視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樊噲勝淮傳

曾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曾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曾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
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正義曰紀買反
至此為絕句

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

公留軍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

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

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索隱曰請責也亦或
作譙○正義幾音祈明日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爲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

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名出武都經西縣

東南流言會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徑孫

山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從攻雍擊城

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黎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黎音台即右稷所封今

之武功故繁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

騎壤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爲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

樊鄴滕灌傳

為將軍攻趙賁下郢正義曰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

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發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

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發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發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郢槐里柳中咸陽惣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發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

是重舉不欲再見其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

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火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

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

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

州信都縣東北五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十里煮棗非矣

魯瑕丘薛正義曰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兖州曲阜縣瑕丘兖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

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

食平陰二千戶

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

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正義曰夏

音假陳州太康縣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

正義曰陳州

大破之屠胡陵

正義曰在兗州南

項籍既死漢王

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

正義曰徐州

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

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

正義曰先

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蒯
地理志云蒯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蒯人故城在代州繁
時縣界也

至雲中

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

與絳侯

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粵丘臣

軍

徐廣曰粵一作審字

戰襄國

正義曰邢州城

破栢人

正義曰邢州縣

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璜曰

殘謂多所殺傷也孟

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

潘軍於無終廣昌

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

破豨別將胡人

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

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

斬

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太仆太僕解福

正義曰人姓名

等十人與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

定

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

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

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爲婦生子

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

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

正義宮中小門

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備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

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事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嬖屬索隱曰嬖立音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

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

舞陽侯

邑千戶

曲周侯

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

酈商者高陽人

索隱曰酈

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州西南聚邑人也。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

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

徐廣曰月

表曰二卅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卅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

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

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

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

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岐

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

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

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按紀傳此說歧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

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綏氏絕河津破秦

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

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上郡破雍正義曰

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在涇州

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枸邑索隱曰枸邑在豳州地蘇駟

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

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賜

樊鄴滕淮傳

食邑武成六千戶

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

以隴西都尉

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

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

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徐廣曰在

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正義

易州易縣

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卅卅勿絕食邑涿五千戶

正義曰涿幽州

號曰涿侯以

右丞相別定上谷

正義曰媯州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

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軍門也。

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相守相大將各

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

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

樊鄴滕淮傳

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索隱

曰給欺也詐也音待

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

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

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

執劫雖權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

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轅布

俞音舒○索隱曰俞音飲縣名又音輸在河東

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

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

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

書無謚

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

卒子懷侯世宗立

徐廣曰世一作他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

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

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旣司御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

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

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

傷嬰

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

許之嬰證之後獄覆

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奪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正義曰上爲于爲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

高祖

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

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

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

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

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

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

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

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

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

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

衛反漢書作蹶音機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度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隊去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雅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

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

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

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

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

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

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

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

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

以賜以太僕擊陳絺鯨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

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

僕八歲卒謚爲文侯

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

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拮

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

居此室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

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

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

灌嬰者睢陽取繒

者也

正義曰宋州宋城縣

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度服

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

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

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
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

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

張晏曰秦將降爲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

二十里

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

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徐廣曰重

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

校尉，可為騎將。

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

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如淳曰：傳

音附猶言隨從者。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夫。今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

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擊之馬左亦如之。

破拓公王武軍於燕西。

徐廣曰：拓屬陳。索隱曰：案武拓縣令也。正義曰：拓屬

淮陽國按滑州城本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

李奇曰樓煩縣

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

連尹一人

張晏曰大

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廐尹是

擊主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數倉嬰
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
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羸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

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

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

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

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

蓋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

正義曰郟音談東海縣

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

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

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

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攻苦譙

正義

曰戶焦二音

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

徐廣曰苦縣有頤鄉

○索隱曰音以之反

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

別追項籍至東城

正義曰縣在豫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

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

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

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

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

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卅卅勿絕食潁陰二

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

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梁石

服虔曰梁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卧反

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

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文穎曰特一之特也

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

州安平縣

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

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
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
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聞
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
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正義曰風
方鳳反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
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
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
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
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
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

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
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
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淮傳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

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

者也素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

質

索隱曰小顏云質鎡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

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

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
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為官號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

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

○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

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

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

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

虜矣項羽怒亨周苛

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

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

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

事封爲高景侯

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爲人

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

奏事

漢書音義曰以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

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

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陛下雖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

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索隱曰幾鉅依反

是後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

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

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

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

曰刀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

筆使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

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

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

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

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

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

公公彊為我相趙王

正義曰相談世論云使周相趙不
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

善事呂后則
如意無艷也

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

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
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賤秩

為左遷他
皆此類

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

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以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

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

史大夫

徐廣曰
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

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徐廣曰
十一年

高祖

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
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
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
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
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
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
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上音避

吏繫呂

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

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

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

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駟

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爲記而誤云二年裴駙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曰

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

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

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
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
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
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
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倉是秦人
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
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
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
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

至

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漢書

曰著書十八篇
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君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

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

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爲中候

張晏曰所選保任者
也贊曰中候官名

大爲姦利

史記卷三十九

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徐廣曰一作顓音聵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

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即類與漢書略

也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

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

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

張丞相傳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

百人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索隱曰所類反

從擊黥

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孝

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正義曰今易州界武

陽城中東南
閭故城是也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
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
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
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

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
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紉所言不
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

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悞之悞○索隱曰悞音

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

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爲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

謁自歸景帝

正義曰自歸帝首露

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

居其中

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

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

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

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

侯蔑三十三年子

子侯史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

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

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

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

平棘郡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

周

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

嗣疑疑

徐廣曰疑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齧○索隱曰疑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兒漢書作齧齧音初角

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倚無他技

廉謹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

頊曆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

正義曰言其質

直掘強如木石焉

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

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

韋丞相代

素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
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
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
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

名廣漢

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

索隱曰繁姓也音婆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

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酈吉代

酈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賊免爲庶人邠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邠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
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
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

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譎巧而相
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
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
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其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
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
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

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危不得者衆甚也

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
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

一何
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紂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姦姦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傳

酈生陸賈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著

正義曰晉異幾二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園

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園縣高陽鄉名也故舊傳云食其園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園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

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兒也晉灼曰落溲落託義同也○索隱曰

案鄭氏云魄音薄

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

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

正義曰徇略也

過高陽者數十

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齬

應劭曰握齬急促之兒○索隱曰應劭云齬音若促鄒氏

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齬小節也

好苛禮

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

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

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

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

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

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介紹也○正義曰爲于僞反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

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

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

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

索隱曰按樂彥云邊牀曰倨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

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

夫天下

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

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正義曰攝斂著也

延

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

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

之衆

一作烏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今其

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

請得使

之令下

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

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

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

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

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保鞏洛楚人間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
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
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
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

索隱

曰案此語
出管子

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

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廩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
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

適戌又音陟革
反卒音粗忽反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

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

索隱曰以言不取教倉
是漢却自奪其便利

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

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

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

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

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臯

之險正義曰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

城西南有山俗號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鄧生陸賈傳

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
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
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
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
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
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
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
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刻音五官反案郭象注攻
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

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

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正義曰
援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

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
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

此蚩尤之兵也非

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

兵平原龍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
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
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
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
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
三卅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
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
遂侯平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
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
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

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索隱曰趙他為南越

尉故曰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

至尉他雕結

服虔曰雕音推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雕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推而結之故

字從結且案其雕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雕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

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

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他廼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蹶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

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
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
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
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
若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

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詎○索隱曰漢

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切而不如漢也

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

生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

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橐也

他送亦千

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

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驤後與趙同出非

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廼
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廼粗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

孝惠帝

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

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畲田地善

正義

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

裝賣千金

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

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徐廣曰汝一作公

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

過

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卧反

數見不鮮

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

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也

無父恩公

爲也

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曰國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父戢患公也

呂太后時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往請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

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陸生曰足下位爲

上相食三萬戶侯

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

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
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
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
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
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

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

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

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

正義曰上音預

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黥布列傳

無此語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

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

貧未有以發喪

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

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去建以母
在義不以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身許人也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襦
也襦音式芮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
反亦音遂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

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

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閼孺今摠

言閼籍孺誤也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

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

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

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

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

○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

而卒不誅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害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

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

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

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
兵助楚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

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

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

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

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徐廣曰一

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

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
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
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
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
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

地理志云馬翊陽陵縣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

舍人起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各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

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

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是立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

州中牟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

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共音恭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城是也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從擊項籍待懷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

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

晏云信時為將云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

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

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

韓信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四月擊陳

絺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王劉肥相五歲也擊絺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傳索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

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

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反下

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一作

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

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爲漢王賜歛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
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菑
南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破之身得說都尉二
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
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趙賁
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

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

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郟下

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郟縣屬海州南至蘄

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

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

生致之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

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

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絺丞相敞破之

索隱

曰小顏云

因降曲逆從擊鯨布有功益封定食五

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

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徐廣曰一本無此五

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

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

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緹者

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緹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

縣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葑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曰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馮成侯則裴馮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緹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

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

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下

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縶爲信武侯戰

不利不以縶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縶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

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縶以壽終謚

爲貞侯

正義曰謚爲尊侯一作卓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

中二年封縶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縶子應爲郿侯謚康中二年

侯居立沛郡有郿縣郿一作郿。索隱曰郿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

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

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

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

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

侯周緹操心堅正

索隱曰操音倉高反

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

徐廣曰此一作比

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叶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挹腕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傳靳蒯成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戊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

鮮衣

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

正義曰邵音胎雍州

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釐城是也說文云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嫄國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

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廋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所築在洛

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

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鄩鄩之衆按劉敬

劉敬叔孫通傳

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

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

莊子

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爲兩

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

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

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巨竊
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秦戰國策蘇秦
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
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脰張晏
曰脰拊其背未

喉嚨也○索隱曰搯音厄脰音胡浪反一音
胡剛反蘇林以爲脰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

劉敬叔孫通傳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

爲奉春君

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

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正義曰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也

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纓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齒肉也恐非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

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
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

應劭曰
控引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
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
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
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
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

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

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皆此時
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

反罪死無赦

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

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

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

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

襲

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拜

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曰幾音祈

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

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

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

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

將搯旗之士張晏曰搯卷也瓚曰拔取曰搯楚辭曰朝搯

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搯許慎云搯取也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漢五年已并天下

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劔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
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
置設綿索爲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
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蒔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
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蒔又纂文云蒔今之
纂字包愷音即
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廼今羣臣習隸

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

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

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趨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殿下郎中俠

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

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

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

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官執職傳警

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

而輿爲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

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

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三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爲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
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
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

無菜茹爲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其可背
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

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

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廼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
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
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閔中記曰長樂

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

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

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

廼作複道方築武庫

南

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

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應劭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

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

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高誘云進含桃也鵲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
櫻即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
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
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
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訕

索隱曰音屈

道固委蛇

索隱曰音移

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夏藉衆幹

表非一孤

委輅獻說

繇蒞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旣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傳

[General Information]

□□=□□□□□□□ □□ 24
□□

□□=(□□)□□□□

□□=154

□□□=□□□□□

□□□□=1936

SS□=12459903

DX□=000007544707

url=http://book2.d
uxiu.com/search?&c
hannel=search>ag
=&sw=%B0%D9%F1%C4%
B1%BE%B6%FE%CA%AE%
CB%C4%CA%B7++%CA%B
7%BC%C7++24++%C1%D
0%B4%AB&year=§
year=&seb=0&pid=0&
showc=0&fenleiID=&
Pages=1&searchtype
=1